

種三十第譯選著名學文典古

剝削者

法國 巴爾札克著

東林 索夫 譯



社務服化文際國

譯選著名學文典古

種三十第

者 削 剝

著 克扎爾巴 國法

譯 夫 索 林 東

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

譯者解題

構成本書的三個中篇，都是巴爾扎克的「人間喜劇」中屬於「私人生活篇」*Scènes de la Vie Privée* 的作品。但故事和人物並沒有連貫性。

「上校沙倍爾」*Le Colonel Chabert*（東林譯）寫一拿破崙時代的軍人，誤傳死在遠征中，妻子嫁了人，他回國後想恢復他的地位，同他的妻暗中進行和解，在黑暗社會裏經歷了一番鬥爭，終於一無所獲，自動地藏身在孤老院裏。作者給這故事的結語：一個人從孤兒院裏出來，經過了一番轟轟烈烈的軍人生活，最後又被送進孤老院裏去。但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宿疾，從故事裏隱隱地反映出來。

第二篇「死冤家」（索夫譯），原名*La Vendetta*，照字面譯是「血仇」或「械鬥」的意思。故事的中心在寫一對青年男女的純潔的愛情，可以說是現代的「羅密歐與朱麗葉」；但莎士比亞所寫的是純情的詩，那對青年男女的殉情，在某種意義上講是

一種完成；如今的故事，則現實的生活多過於詩歌，兩個背叛了社會傳統的青年戀人，最後是餓死在繁華的巴黎都市裏。應當特別提出的是，女主人公金涅烏拉，被作者賦與了那麼獨特的個性，塑造造成那麼純潔的女性典型，在巴爾扎克所寫的無數的女性中，這算是一個比較稀有的例子。

第三篇「剝削者」（東林譯），原名“Gobeck l'usurier”，應當譯爲「高利貸者戈貝斯克」。巴爾扎克在私人生活裏，曾經和這種高利貸的人物打過長期的交道，他認識得深刻，解剖得細微，是當然的事。配稱的人物——有名的「高老頭」的女兒——在這篇故事裏顯出了另一生活場景。

第一、三、兩篇譯文所根據的原本，是巴黎 Nilsson 版的「百人名著叢刊」本；第二篇，則是根據“Everyman's Library”版本的英譯轉譯的。

譯者

一九五一年六月

目次

譯者解題	一
上校沙倍爾	一
死冤家	一二五
剝削者	二四一

一 德魏爾律師事務所

「得，還是我們的老外套！」

這一句驚嘆的句子是從律師事務所中一個事務員發出來的；這類事務員在事務所中人家都把他們叫作「跳河」，他這時正以健全的胃口齧着一片麪包。他從麪包中取出一些碎屑來揉成一個小麪球，帶着開玩笑的意思，把它從他靠着的窗格子縫裏拋了出去。這小麪球進行的路線是那麼正確：在它打中了一個院子中經過的陌生人的帽子以後，幾乎掉在對門維維也納街一座房子的窗欄上；那正是律師事務所所長德魏爾律師的家。

「喂！亞摩南，你不要對人作這樣的壞事，否則我真要把你趕到門外去了。無論一個顧客窮到甚麼程度，他總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鬼！」事務主任停止了算他的零星帳這樣說。

像亞摩南這樣一個「跳河」，普通總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夥子，他們在所有律師事

務所中，都是由事務主任來管理，他們的工作就是跑跑小差；在他們送法院傳達到執行人員那裏去的時候，或者送請願書到宮廷去的時候，便順便投交一封愛情信。照風俗習慣而論，他們是巴黎小夥子一派的人物，但由于命中注定，他們是該靠打官司爲生。這類孩子是沒有同情心的，無羈絆的，無紀律的，貪得，懶惰，愛開玩笑，有時還要寫幾行短詩。但是所有這類的小事務員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老母親，住在人家的五層樓上，他們便把每月獲得的三十或四十法郎的津貼，同老母親共同使用。

『如果說他也是一個人，爲甚麼你又叫他作老外套呢？』亞摩南用小學生指責老師的態度說。

隨後他又開始吃他的麪包和他的奶酪，臂膀靠在窗欄上，因爲他和拉馬車的馬一樣，站着就是他的休息；他把一隻腳提起來，靠在另一隻腳的鞋尖上。

『你看我們想個甚麼法子去愚弄這個中國人一下？』名叫郭德沙的三等事務員，小聲地說。其實郭德沙這時正在研究一張訴狀的措詞，一個四等事務員適才把這訴狀謄清了，兩個新從外省來的事務員正等着抄副本，但他却在半途停頓了。

隨後，郭德沙繼續念訴狀給別人抄寫：

『惟我王路易十八陛下……（喂！不要寫簡筆字，謄錄專家德羅時！）以其高尚善良細心謹慎之品質，於其復位之始，即了解……（這個大滑稽家，他了解甚麼呢？）上蒼賦與之崇高任務……（用一個驚嘆號！後面還要點六點：宮廷中的人都是很信宗教的，所以會原諒我們這一切。）其下列命令之頒佈，即可證明其首要思想，在於賠償革命時期悲慘災禍所造成之財產損失，其若干忠實臣僕，（若干是一句逢迎的話，法院一定是很喜歡的。）所有尚未出售之財產，無論現時已屬於公共產業，抑或曾歸併爲國王之普通產業或額外產業，甚或已作爲公共機關之經費處理之產業，皆應一律歸還原有業主。吾人自信尙非愚魯，故擁護以上所述，認爲確係著名而公正之命令。此命令會頒佈於……』

『等一等，』郭德沙對那三個事務員說，『這個要命的句子，恰恰到了我這抄本的盡頭，』說着，他用舌頭打濕了一下那抄本的頁角，以便將這張厚而蓋了印花的紙張翻轉過來。『如果你們想和他開一個玩笑的話，你們頂好告訴他說我們的所長通常接見他

的當事人，總要到夜裏兩點到三點，看這個老壞蛋能不能夠在這個時間內來！

郭德沙繼續念他的已起了頭的文句：

『此命令頒佈于……你們記得麼？』他問。

『誰？』三個抄寫員叫起來。

訴狀，談話，開玩笑的計劃，全部在同時進行。

『此命令頒佈于……（咳？布迦爾爸爸，這道命令到底是那一個日期頒佈的？喂！
i字上應當加點，混蛋！這要寫好幾張紙！』

『混蛋！』在事務主任還沒有回答以前一個抄錄員這樣重複了一遍。

『怎麼？你把「混蛋」也抄上去了？』郭德沙叫起來，一面用一種嚴厲而帶諷刺的臉色望着這兩個新來的職員。

『是的，他寫上去了，他寫了「i字上應當加點，混蛋！」而且混蛋的筆劃又還寫錯了。』四等事務員德羅時偏着身子看了一下那旁邊隣座的抄錄後這樣說。

所有的事務員全都大笑起來了。

『怎麼，雨赫先生，你把「混蛋」當一個法律名詞？你說你是莫爾達尼人罷！』
（按：莫爾達尼是法國產馬的地方，這裏也許說他是個馬快——譯者）西摩南叫道。

『把它擦掉罷！』事務主任說，『如果那些負責評閱文件的法官看見這類的東西，他也許會說我們是故意這樣抄寫去譏笑他了。同時你們也會叫我們的老板不高興的。喂！雨赫先生，莫要作這類的傻事罷！一個諾爾曼省的人，寫訴狀不應當這樣漫不經心：寫訴狀就等於我們吃法律飯的人上前線。』

『頒佈于……于……？』郭德沙問，『布迦爾，請告訴我到底是那一年？……』
『一八一四年六月，』事務主任並未離開他的算帳工作回答着。

有人敲律師事務所的門，因此打斷了這冗長的訴狀的文句。興緻濃厚的五個事務員，眼睛發亮，而且帶有諷刺的意味，頭髮彎彎曲曲，抬起了鼻子向着那扇被敲的門。然後全體用唱聖詩的聲音說：

『請進來！』

布迦爾正埋藏在一大堆文稿中，這些文稿照宮廷的用語來說，都是些「卑不足道」

的案件。他還是繼續整理他經手的費用的帳目。

這個律師事務所是一個大房間，中間裝了一個古典式的火爐；它的彎曲的烟筒，成了無孔不入的情況；它斜穿過房間而去匯流到一個已經封閉使用的壁爐的烟囪裏。在那壁爐的大理石架上面，我們可以看見各色各樣的麪包，布里地方出產的三角形奶酪，新鮮豬排，玻璃杯，酒瓶，還有事務主任的一杯巧克力。這些食品的臭味調和上那燒得毫無限度的火爐的臭味，再加上寫字台和文件紙張的特別香氣，於是使得這房間成了即使裏面有一個狐狸，我們也不會發覺的情況。

地板上是充滿了事務員們帶進來的泥土和雪片。窗子邊靠着事務主任的那張圓形的寫字台；在寫字台旁邊有一張小桌子，那是二等事務員使用的。二等事務員這時正在「搞」宮廷文件。這時大約是早上八至九點鐘的光景。事務所中到處貼滿了黃色標籤：都是指明沒收不動產，出售，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的拍賣，實行投標或準備投標……真是律師事務所的光榮！在事務主任的背後放着一個大書架，其高度正是從牆頭到牆腳，它的每一格中都塞滿了一捆一捆的東西，每一捆東西都把它紅線頭子和無數的小標籤

垂在外面，使這訴訟案件有一種特別的樣子。這書架的最後排的行列裏還擺了若干文件夾，那鑲了藍邊的封面，由於使用，已變成了黃色。每一文件夾上都用大字寫上了當事人的名字，證明這類案件，在目前正是糾紛得不可開交的案件。

玻璃格子窗透進這房間來的光線是異常的稀少。再說，這又是正當二月的天氣，巴黎的各律師事務所，在早上十點鐘以前很少不依靠燈光而能寫字的。這現象是一種極其自然的疎忽的結果：因為雖有很多人到事務所去，但沒有一個人想長留在那裏，這樣庸俗的事，沒有一個人會感到於自己有甚麼切身利益，這種地方，對某一部份人說來，那無非是一個課室，對於另一部份人說，那無非是一個過道；對所長主任說來，那無非是一個實驗室，因此律師也好，事務員也好，打官司的人也好，大家都不注意這地方是否漂亮。

那些骯髒的家具從上屆律師遺交與下屆律師，其細心是那麼的有宗教意味，以致直到現在還有好些事務所裏有廢物箱，印線模型，舊檢查官移交「沙特」的口袋，「沙特」是沙特勒監牢名字的縮寫，在古時候這地方等於目前的初級法院。這個黑暗而泥污

了灰塵的律師事務所，正和其他的事務所一樣，是可以叫打官司的人望而却步的；這簡直是巴黎最醜陋的一種怪狀。

的確，如果說那教堂中潮濕的神父更衣室中的祈禱也很有價值，也會像出售五香雞料一樣拿來出售的話，如果說那些足以使我們的生之幻夢破滅，指示我們所謂佳節良辰也不過如此如此的各色布疋，也掛在百貨商店出售的話，那麼，一個律師事務所也是一個並不如何可怕的社會商店之一。倘若教堂和百貨商店這兩個產生詩歌的垃圾堆一旦不存在的時候，律師事務所才可以說是社會商店中最可怕的一個。

但是還有賭場，法院，彩票房和妓院。爲甚麼呢？大約是這些地方所產生的悲劇，在玩了人的靈魂以後，便把人變作了這些東西的無關重要的附屬品去了。大思想家和大野心家的腦筋之所以單純，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解釋。

『我的刀子在那裏？』

『我要早餐了！』

『你滾你的蛋罷，你看訴狀上又弄了一團墨水！』

『小聲一點，先生們！』

在這些各色各樣的叫聲同時發出的時候，正是那位告狀的老人，用一種謙卑的態度關上事務所的門的時候。他這種態度，使不幸者的舉動都有些變態了。當他想在這六個事務員過甚嚴肅毫不注意的面孔上，尋求一點偶然的和氣而都歸于無效以後，他想勉強微笑一下，但他的面上的筋却收縮了。無疑地，他對於人的判斷很有訓練，所以他極有禮貌地先向「跳河」說話，希望這位平素比較受氣的人能夠以溫和的態度回答他。

『先生，你們的所長，我可以見見麼？』

但是這個頑皮的「跳河」却不回答這個可憐人，而只把自己的左手指頭在耳朵上敲了幾下，彷彿說，『我是聾子。』

『先生，你要甚麼？』郭德沙問；可是他發這一問題的時候，一面也還在嚼着足以容納四片量的一大口麪包，同時還搖動着刀子，他把兩腿交叉，一隻腳蹠在空中，高到和他的眼睛成了平行線。

『先生，我到這裏來已經是第五次了。』這位有耐性的人答道，『我希望同德魏爾

先生談話。」

『有事麼？』

『是的，但是我的事情只能向他說……』

『我們的所長睡覺了。如果你有甚麼困難要請教於他的話，他只有半夜才認真的工作。但是，如果你願意把你的案件告訴我們的話，我們也和他一樣，能夠使你……』

來人簡直無動於中，但只是謙卑地望着四週，活像一隻溜進別人家廚房裏的狗，生怕挨打的樣子。這些事務員們，由於情況特殊，所以並不怕小偷或強盜，他們並不懷疑這位穿破外套的人，讓他自由地觀察這一個地方。但他觀察了半天都找不着一個坐的地方；顯然他是疲倦了。只是，照事務員們的規矩，事務所中是不會多放一張凳子的。一般平常的顧客，懶得站着等人，只好帶着抱怨的聲音自行離開。不過想離開的顧客們，照一個老檢察官的話說來，在時間還沒有「收稅」的時候，也總想多逗留一刻。

『先生，』他回答說，『我很榮幸曾經告訴過你，說我的事情只能向德魏爾先生說，我可以等他起床。』

布迦爾作完了他算帳的工作了。他因為聞着巧克力的氣味就離開了那木條椅子跑到壁爐邊來，他打量了一下這個老人，看了一下他的外套，作了一個難以形容的鬼臉。他大約這樣想：不管我們如何估計這位顧客，他總是搞不出一生的錢來的。（生的即百分之一法郎——譯者）於是他用簡單的詞句插進來說話了，他的目的是想擺脫事務所中這樣壞的一個顧客。

『先生，他們向你說的是真話，我們的所長要在夜裏才工作，如果你真有要緊的事要向他說，你最好夜裏一點鐘來。』

這位告狀的人用一種癡呆的樣子，望了事務主任一眼，站了一些時候一動也不動。所有打官司的人所特有的像貌上的變動，由於夢想或由於遲疑所產生出來的奇特的頑固性，事務員們全都看慣了，所以他們還是繼續吃他們的東西，牙床上下磨擦的聲音，一如馬在馬槽裏吃草時的聲音一樣。至於那位老人如何表情，他們毫不注意。

『先生，我今晚上再來，』老人最後說，他帶着一種不幸者所特有的頑固，總以為錯在別人。

不幸者唯一的抒情詩歌，就是籲請「正義」與「善良」來否定他的受冤屈的裁判。當不幸者已戰勝了說謊話的社會時，他是會更熱烈地投向上帝的懷抱了。

『你看他那幅額頭！』西摩南還沒有等到老人關門就這樣說。

『他好像從坟墓中才挖掘出來的死人一樣！』事務員又說。

『我想他是一個退伍的校官之流……』事務主任說。

『不！他一定是一個老門房。』郭德沙說。

『我敢打賭說他是貴族，』事務主任布迦爾說。

『我敢打賭說他是看門的人，』郭德沙辯解着，『一個穿油膩的，而且下擺又破爛的舊外套的人，那不就是門房的特徵麼？靴子的後跟破得能夠堂水，領帶作了他的襯衣……這些難道你都沒有看見麼？他一定在橋底下睡覺……』

『他可能是貴族，而且獲得了勳級的軍官，』德羅時說，『這看得出來的。』

『不是！』在充滿了笑聲中布迦爾說，『我認爲他是一七八九年的啤酒商人，共和國時代的校官。』